



石川
鴻齋
訓點

左傳輯釋

壹

□ 12
3110
1

左傳輯釋



門 3110
卷 1

大日本 安井仲平先生 著
石川鴻齋先生訓點

左傳輯釋

東京書肆 六合館藏版

左傳輯釋序

春秋之義高矣大矣固非淺儒末學
所能窺也然微之孟子左丘明氏之傳
蓋得其宗矣孟子之言曰其事則齊
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
取之矣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
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
唯春秋乎當孔子之時天下大亂而

左傳輯釋序

明王不興不能降其澤於當世哀公十四年既位於獲麟矣乃因魯史以述志明其道於萬世斷上下之義決治亂之機位勝義取位以明禮義勝位舉義以正過事之所存者之所存苟失其道雖天子之尊亦必貶之非孔子貶之道貶之也道者天也聖人奉天垂教萬世固不敢為尊卑殊其義我知

我罪我意蓋在斯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宋人弑其君杵臼傳曰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蓋天之君本以為民非使一人恣於臣民之上也禮者治國之具天子而失禮勢必至亂是失為天子之職也夫獨謀亂臣賊子不心所以為君之道猶道其妻而塞其源何

以治天下丘明親經指授詳知聖意
 所在故斷之乎言之然獨費例而不
 釋其義者其義則在於邾文公及
 晏嬰師曠等之言蓋亦謂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通觀
 傳文炳如日星非謂諸侯可不朝於王
 而王不得失禮於諸侯君無道臣弑之
 無罪也丘明氏之後深於春秋者唯孟
 子故亦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公
 穀則得之傳間不能復詳其事故
 專求之理句之而釋之字之而解之其
 言似正而實迂以精而實繁至如胡氏
 作傳祖述二氏而益深之自迂入僻自
 鑿入刻究其所言不過老吏讞獄聖
 人因事明道之義拂地而盡矣而偶與
 後儒刻薄之見合是以後之言春秋

者雖人殊言率本三家遂謂左氏淺於經夫左氏之解經五十凡之外每寓於序事之中細釋其文其義始顯固不如公穀句釋字解淺露易見以故讀者不曉耳雖然左氏豈故為隱晦難曉之解以微其道哉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記以此不足以暢經也漢儒注左傳者數家自正義述杜注其書皆廢其散見於諸書者存十一於千百其詳不可得而聞焉杜氏之釋經達其難明例以赴告通之其釋傳不曉經義寓於序事中又喜廢故訓以逞臆說是以劉炫而下起而攻之者每慮數十家輒追則實事求是之學興原故訓據文以象博引廣證以正其謬其見卓矣然亦有得者焉有失者焉其至當不易

者蓋多幾耳予生於西鄙孤陋而寡
聞年四十始來江戶稍得聞古人之
統言竊謂士之生於斯世寧偶然乎
當須有所樹立以為世之用方今封建
為治雖禮俗異宜治亂殊塗其大勢則
粗與周季同士之所當取法莫左傳若
焉因潛心於此書用力之久恍然若有
所得而才力淺薄命與心違今老矣不
能復有所為乃出十數年來所蒐輯
欲箋釋以為一書去死收是務求至當
有所不備附以管見而一折衷於故訓
如此者復四年讓然成帙今茲七月
始脫稿其詳於傳而略於經者不獨
經義深奧難窺傳意明然後經可
得而言也因名曰左傳輯釋云
明治三年庚午冬十月

日南安井衡



通口觀三書



左傳輯釋序



方矣。漢成帝時，劉歆始修左氏。從丞相尹咸及翟方進，質問大義，轉相發明。和帝元興十一年，奏上左氏始得立學。至章帝時，賈逵作長義，鄭康成亦三傳中特稱左氏。自此二傳漸微。左氏學始顯矣。於是漢魏以來，釋左氏者，無慮數十家。恨散佚弗傳，不能稽古而詳釋也。獨杜元凱集解，行于世。而劉炫規杜之失，一百五十餘條。其他諸儒，相互攻擊。孔穎達曰：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遂奉教修

疏又與馬王諸氏為之正義。宋明以來註左氏者。如呂大圭。呂祖謙。趙汝傳。遜。陸繁。馬驥等。不遑枚舉。唯林堯叟直解。最行于世。遂以杜外合註為善本。馮李驛。陸浩之徒。遵之。但二氏頗論文章。然因文復有所得焉。其他顧炎武。毛奇齡。阮元。孫詒芳。書。陸續並出。然一是一非。未嘗無隔韓之歎。之。國朝註左氏者。亦數十家。或辯杜之謬。或攻劉之所規。議論沛騰。動輒有擊柝不相合者焉。竊想當日立明下筆時。原不許常人輕易解得之。與蓋左

氏文人也。藉經以述已論。爾。然其所說。未必不據各國之史。但以文為主。故新說言者。託人以言之。所欲論者。設事以論之。自詩書禮樂。至刑政軍旅。鬼神怪異之。莫不援據撮證。悉綜絃焉。世之務學者。精於經。則疎於史。達典故。則不通俚俗。左氏則兼收之。屈宋馬班之輩。皆出其藩籬。顧古今文章之材。一鍾斯人者。與。故非深於文者。不能得而解也。安井仲平著左傳輯釋。因杜註。而載諸家善說。補正繩愆。務述自論。探頤鉤深。能發前人未發之

說。嗚呼。左氏之書。歷二千餘年。踰萬里波濤。始得
遇其人。此之謂隔世師弟則可矣。仲平博覽強記。
於文苑為絕技。余數國朝文人。三百年間。獨推仲
平。鹽穀侯曰。仲平巧心術。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
能焉。然則若規杜氏長歷之謬。蓋亦餘技耳。余亦
有左癖。晉唐以來。參考諸家註疏。是非鋒起。未能
確定。及仲平氏書出。若披雲霧。覩青天。多年所疑。
豁然如得冰解。吁。而後生一輩也。馮李驊讀左
氏說六法。余以為馮氏頗喜文章。故立參差整齊

等法。余嘗取二法。須逐字尋句。究委曲。審錯綜。攬
運掉之奇。體經營之密。而後須立身局外。脫其籠
絡。想先儒讀左氏者。咸在局中。故惜字字。為其所
籠絡。以仲平氏看破諸氏百家。獨立局外者。故瞭
瞭然。盡古人蘊奧之秘。此所以能解他之不可解
者也。於序西出諸賢。徒積震正崇文四庫之書。其
學乃及不能及。可怪也歟。斯書初刻于彥根。寄一
本於江蘊。按察使欽差全權大臣應寶時。寶時歎
賞序之。但童蒙憂無訓點。未甚行。書肆山中氏。歎

終歸湮滅不傳于世。使余施訓點。且欲小字省卷以圖為讓之便。使天下之人知有輯釋者而為讀左津梁。嗚呼山中氏之舉。不特為仲平氏忠臣。抑亦左氏功臣也。

明治十六年昭陽懷洽秋八月仲澣日

鴻齋學人石英撰



凡例

- 一此編專解傳。但傳例一釋可推。及屬辭比事。而經意自明者。置而不釋焉。其特因告廟赴告而書之。無義足傳者亦然。則有時乎及經亦唯傳意之求。不敢臆斷。
- 一後儒解經。率主公穀。甚者較彼此之得失。議他日之是非。錙計銖量。以弊其獄。其言若可聽。而實與經背馳。今概不取。
- 一劉炫而下。駁杜而是者。收而不論。其涉疑互。及其義非。而其言足以惑人。則載而辨之。餘皆從芟落。
- 一清人精於考證。每逢疑義。博引廣證。動數百千言。實事求是。固不得不然。但此篇主蒐輯。致卷帙浩大。讀者反惑。今摛其要義。通則止。避煩也。

一皇國儒先亦有補釋左傳者予長於鄙家又貧勿論其未彫雖既梓行者力不能致及來此都去汎就要汲汲乎唯古之稽以故皆未及見獨得中井氏彫題而已待其裒聚歲不我與他日得見當補輯之非敢簡先輩也

息軒衡識焉

左傳輯釋總論

四庫全書提要云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漢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傳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為六國時人似為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

至是始創闢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得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是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寧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

儀宋春秋載祐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因國史而脩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氏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亦自有經考漢史之文旣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氏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

言左傳者孔竒孔嘉之說久逸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
 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為最古杜注多誣經以就傳孔疏
 亦多左杜而右劉宗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
 能不謂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
 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
 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
 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
 春秋可也

汪中左氏春秋釋疑曰左氏春秋典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
 意依乎孔子聖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
 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為

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別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
 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楚子庚侵鄭
 董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為在其君之
 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
 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
 又將火子產以為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
 不或信遠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
 事也隨侯以牲牲肥膾案盛豐備謂可信於神季梁以為民神
 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
 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嚚晏子以為祝不勝詛由是言之左氏
 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鬪內蛇死申繻以為

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隕石於宋五六鷦退飛過宋都
內史叔興以爲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
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
之不吉及惠公爲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韓
簡以爲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
之比子服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
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筮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遷於帝邱夢
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以爲相之不享於此久矣
非衛之臯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嬰通於莊姬嬰夢
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
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

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
而當時深識遠見之君子類能爲之矢德音蔽群疑而左氏則
已廣記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
乎知道而卒之兵敗身死臧會爲僭僂句告吉而終後臧氏天
網恢恢吉凶之應有時而爽策書舊文謹而志之所以明教也
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
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
保章氏眡祲司天者也大祝喪祝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
大卜卜師龜人筮氏筮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
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
之其見於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

卜史明乎其爲聃事也。楚公子棄疾滅陳，史趙以爲歲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吳始用師於越。史墨以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享焉。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掌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興，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適楚，夢襄公祖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官，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

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亡，而六藝之學，并於儒者，於是即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偏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紀人事，所以聳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類有百。請約言之：鄭息有違言，息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請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隣構怨，無歲無兵，取周禾麥，射王中肩，寘母城，潁，擔不復見，人道盡矣。而爲周孟侯，以沒其身，陳息一膏，而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齊，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教舉趾高。

鬪伯比知其必敗按商臣弑父與君享國十二年滅江六蓼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太子之室爲大師掌環列之尹伐麋襲舒屢主兵事有厄及黨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敖其咎孰多其徵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莘虢公享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豎知其將亡虢公敗戎於渭汭桑田舟之僑卜偃知其將亡按虢爲卿士於周爲睦子積之亂勲在王室不幸晉方薦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亡徵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渭汭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召殃斯過矣晉獻上烝諸母盡滅桓莊之族以妾爲妻逐群公子而殺其世子虢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闕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晏桓子知其將亡按

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即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子家由是公室四分昭哀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遠以懷魯蔽其辜且意如內攘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惡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死又廢其子其爲謀人不已多乎而及身無咎後嗣蒙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徵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作史者比事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適福足以勸焉淫而適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

禮運王前巫而後史保傳傳瞽史誦詩又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後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問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之名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

其在下愚不可教誨不知話言其於戒勸亦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鑒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萇弘知其弗過此於是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白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貴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衡案一家之言見卓而論公可以爲讀左氏者之標準矣但

紀以其所載論斷占筮無不徵驗爲從後傳合之而汪亦以天道鬼神災祥占筮夢爲史職所掌是則未然左氏通儒見微知著見論斷占筮理勢必然而有足以爲戒勸者則載之否則不載所以必有徵驗也不爾二百四十二年間論斷占筮豈止於左氏所載哉可見其理勢未盡者棄而不載也已不能解其理而疑從後傳合之可謂厚於自信而果於疑人矣先王以神道設教天道鬼神卜筮最其所重夢雖不足憑亦有時而驗焉朕卜襲朕夢武王嘗以誓衆故周禮亦設占夢之官則聖王亦有時而取之至於災祥則春秋亦謹而書之不獨左氏也夫先王重之時人奉之其見於事而發於言者必多史記事者也既已發於言行不得不從而書之記事

之體固宜然非以其職掌五者書之也汪所舉四疑乃人事天道是邪非邪史安得而正之但從事直書而善惡得失自見乃史之職也世多以朱子綱目法責左氏故汪設此問以曉人耳其實無一可疑者也紀事終於智伯紀以爲後人所續而未言其所以續焉案獲麟之後左氏續經至於哀十六年孔丘卒以終仲尼所以脩春秋以垂教於後世之意十七年後引傳至於二十七年公如越以終十四年前所載賢哲之言而獨襄二十九年吳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之言未終智伯亡而三家分晉之形成矣傳載其亡者以終季札之言也後儒不達左氏作傳之例或以爲戰國間阿趙氏者所爲淺乎其視左氏也古人

傳師學者續成其師之說不改名其所續爾雅及管孟莊之屬皆然不得以此并疑原著之人矣况智伯之亡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二十八年韓魏趙滅晉始列為諸侯而魏文侯師事子夏及其喪明曾子往弔之則孔門諸子多及於戰國之時矣丘明之年雖不可得而考然亦必少於孔子使之中壽猶或及見智伯之亡而親書之亦未可知而遽以左傳載智伯之亡斷其非丘明之作蓋未之思焉耳

息軒衡誌焉

左傳輯釋卷一

日南安井衡著

隱公

安名息姑惠公之長子註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傳惠公元妃孟子

杜言元妃明始適杜夫人也子宋姓

孟子卒

杜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諡註先夫死不得從夫諡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杜聲諡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繼室謂之繼室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

子歸于我

杜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註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

安李惇云正義曰石經古文虞字

相似矣今說文猶有步字為古文亦作步皆與手文合也衡案故仲子歸于我娶承為魯夫人是仲子以夫人禮嫁於魯也故二年經書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諸侯再娶非禮也惠公以手文之祥犯禮再娶以成隱攝桓弒之禍故經傳據實直書以明禍之所由其戒深矣杜反以諸侯無再娶之禮以仲子為妾其書夫人隱成桓志不知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見於傳十七年傳齊桓霸者之盛者猶且三娶况魯惠元妃既卒何怪於其再娶哉杜注顯與經傳背非也

桓公而惠公薨

杜言歸魯而生男惠公註不以桓生之年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杜隱公



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安正義傳於元年前預註發此語者為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鄭眾以為隱公攝立為君奉桓為大子衡案立為大子不可單言立下傳云不書即位攝也即位二字承此立字若解為立桓為大子與下傳不相接非左氏文例也下傳又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是惠公生時既立桓公為大子矣故云奉之言不敢弟蓄之也鄭說得之或曰惠既立桓為大子矣而隱自立為君雖則云攝蓋亦篡耳春秋何以賢之曰桓年雖不可的知然即位三年始娶於齊則此時蓋不過二三歲隱恐其危社稷故攝立而奉之十一年傳公曰為其少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其志與周公於成王同春秋所以賢之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杜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杜附庸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安惠棟云定十二年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為之諱衡案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又云卒哭而諱然則名者死而後諱之矣惠非不知也而言為之諱者古人相呼不敢稱其名但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士庶人猶然況諸侯乎故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唯卒則書其名淮南子亦云溺則掉父祝則名君蓋惠說所本也然所謂不生名不敢稱其名而已非諱其字而不書也即諱其字而不書二名不偏諱當時是禮猶存為史官者必不諱息姑之姑而改姑蔑書蔑也然則蔑非姑蔑乎曰蔑

之為姑蔑猶吳之為句吳越之為於越文有詳畧無義例也惠求其義而不得遂紛避諱之說鑿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杜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僭倖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僖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僖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安衛案克勝也故傳解之定十七年鄭在發陽宛陵縣西南鄆今潁川鄆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杜宰官咺名得僖曰克自別餘詳于傳

宋人盟于宿

杜地者國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諡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及之辭

有二月祭伯來

杜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

公子益師卒

杜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占祭城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杜言周以安衡案王即周王經云王正月則其為周用周正夏正周正用之發難正名之事諸春秋所載是也其施於時令者皆用夏時夏時得天所以使民不迷也周禮冢宰職正月之吉始和注云正月周之正月吉謂

得失既未足以衰賤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

謂且小宰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注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是也然是猶可諉以鄭誤矣大司馬因四時田獵以教戰法而仲冬最備亦以其農隙耳若以為周仲冬則今之九月收穫正殷聖人必不泥仲冬之名以妨農事也故一部周禮凡言正歲歲終春夏秋冬而不月者皆夏時其言月者乃周正書法井然不紊乃至左氏所載奉蒐夏苗秋獮冬狩亦言皆於農隙則亦夏時也逸周書云我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言信而有徵焉周既並用夏時而丘明所載又有夏時恐後人疑王正月為夏正月故加一周字釋之以示發號正名之法可謂深得春秋之意矣自此義不明或謂魯史舊文作冬正月春四月今文乃孔子所修也或謂孔子改書春正即寓行夏時之意種種妄說蜂起蠅聚真痴人面前說夢矣

不書即位攝也

杜假攝君政不脩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

也杜克儀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杜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

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克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杜費伯魯大夫即魯魯邑高平方與

解所以與盟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杜費伯魯大夫即魯魯邑高平方與

申曰武姜

杜申國今南陽宛縣

生莊公及其叔段

杜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杜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安衡案

鄭世家記此事云生大子寤生產之難蓋寤即許之假借管子七臣七主篇不許則國失勢劉績云許或作悟覺悟之悟也今案寤悟許皆以吾為聲聲同則義通寤當讀為許許逆也子生先出足今猶謂之逆生其產最難即史遷所云產之難也莊公逆生故莊姜驚而惡之寤寤而已生世恐無此事即有之當喜而愛之而驚而惡之情也

愛共叔段欲立之杜欲立以

杜欲立以

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杜統叔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杜公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

杜祭

君也特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統國今發陽縣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今發陽京縣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云雉二百尺，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杜不合法度，安惠棟云周書作雉云大縣

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杜使得其安，沈彤云為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安衡案采邑過分附之者日多勢漸

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杜斃路也，姑且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

貳君將若之何？杜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

之，無生民心。杜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杜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至乎廩延。

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杜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

厚將崩。杜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安馬宗建云說文引不義不親與通爾

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杜啓開，安衡案閱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杜古者兵車一乘甲士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杜共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

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杜

安沈彤云非得雉而曰克，故傳別解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

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

安衡案鄭風將仲子序云將仲子刺莊公也

註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

註

註

註

註

註

註

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其詩三章皆以莊公拒祭仲之諫為詞是鄭人之志以不早為之所為莊公之失仲尼是之不言鄭人而稱鄭伯故丘明以謂之鄭志釋

不言出奔難之也

杜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安衡案仲尼之脩則削鄭伯志於殺而難言出奔有此理乎況鄭伯特失教而已及其叛不得已而攻之始非欲殺之也此段傳釋經尤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釋克段于鄆

則削鄭伯志於殺而難言出奔有此理乎況鄭伯特失教而已及其叛不得已而攻之始非欲殺之也此段傳釋經尤詳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釋克段于鄆所致故先釋克段于鄆而以失教鄭志結之傳意炳焉如觀火而杜固執志字以解難之何其戾也又案出奔者勢窮力屈之詞段勢強大鄭伯僅能克之其出奔實出天幸焉耳仲尼脩春秋欲見強臣難制以戒後世故不言出奔傳釋其意曰難之也言破之極難以終上文如二君之意左氏解遂寘姜氏于城穎而

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杜地中之泉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

谷封人

杜封人典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

對曰小人有母比日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

賜賤官之常或疑杜注之謬者反誤

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

杜繫語

安衡案繫音繫

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杜據武姜在

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杜設疑也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杜賦賦詩也融

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

杜延道

公從之公入

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杜純猶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杜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

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

安正義曰爾雅釋詁訓純為大則純孝純臣者謂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者言孝

不匱可永錫爾善於他人使之亦為孝未若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贈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杜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

杜仲子也薨在二年賜助喪之物

卷之一

安毛奇齡云宰啗者天子之士啗其名也周禮天官之職自大宰小宰以至宰夫皆稱宰此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者大抵書例大宰為卿不稱名字故傳九年有宰周公之稱若小宰為大夫當稱宰宰夫則下大夫士也于例當稱名故桓四年有宰渠伯糾之稱此宰是宰夫故稱名公羊所謂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是也衡案毛較周魯得失謂隱十一年中未嘗使卿弔周喪而周則使來歸賵雖緩且早猶勝於魯不弔況天子之與諸侯尊卑際隔不宜錄天子之微過以貶其使故為此說也

不知孔子之修春秋舉先王之經大法以正天下苟有失禮者貶以示法使後世知所從雖天子之尊無所假借未嘗較彼此他日之得失以立言也故曰我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丘明作傳親經指授故亦引禮釋之至當不易後儒所見卑近滯於空理而暗於道其疑左氏者率與毛同故特舉其餘可類推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杜言同軌以別諸侯五月同盟

至杜同在方大夫三月同位至杜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杜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

三月之日死六十一日至九十日皆可以葬矣安衡案正義引何休膏肓以為禮士三月葬今云

生不及哀杜諸侯以上既葬則緣府贈死不及尸杜尸未葬

不絕聲此句主弔葬言則所謂哀者指自啓至及哭時也惠棟云撰菴子惠子曰苟卿云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贈弔及軍禮之大也荀卿所稱乃時王之制故左氏依以為說也杜元凱遂借以文其短喪之說誕之甚妄之甚衡案期喪以下諸侯降天子絕姊妹女子子嫁於敵者則諸侯不降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杜注顯與禮違其謬不足辨也豫凶事非禮也杜仲子在而來贈八月紀人

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杜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杜蜚負蠻也莊二十年

于黃杜黃宋邑陳留外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杜黃縣東有黃城

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杜以桓為天子故隱公讓而不敢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以安衡案

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安焦循云負蠻之名說文有二虫部云蠻官

夫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杜傳例曰凡物不為災

以春秋例也他皆放此杜傳例曰凡物不為災

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安衡案禮以安民為本鄰國通好亦安民之

歸趣而已他皆放此杜道也故經善而書之而傳以始通釋之

衡案隱攝位不敢即真故讓不為喪杜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

主非以桓為大子也注未免為微誤安衡案

衡案隱攝位不敢即真故讓不為喪杜為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

主非以桓為大子也注未免為微誤安衡案

主非以桓為大子也注未免為微誤安衡案

主非以桓為大子也注未免為微誤安衡案

謂桓公以此推之明惠公在日以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

公亦不書

杜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

以卅年傳文為據明同盟惟大夫有是理乎棟聞諸家君云衛案朝覲之禮四方諸侯從四時分來而又有遠近疏數之制恐煩擾也上傳為宰啗發則所云同軌畢至

同盟至者亦謂其使非諸侯親來也若七月之內同軌諸侯畢至天下殆為之驗然矣方嶽諸侯為數亦多每一侯卒盡來會葬無乃疲於奔命乎聖王制禮以安天下

必不建此煩擾之禮以困四海也又考之經傳宣十年經書秋七月公如晉傳云冬葬晉景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

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傳云楚人使親禭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禭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送葬至

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春秋不書吳楚之葬故傳不言諱然其詳記之亦以為辱也若諸侯會葬為先王之禮魯人雖以為辱豈有諱而不書之理哉清儒專

徵於文不參之以道其粗鹵往往如此今特舉其尤足惑人者以正之後注是而駁者非亦不盡出避煩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

出奔衛

杜公孫滑共叔段之子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

伐衛南鄙

杜統西統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統城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

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

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

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杜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杜撰作大事各舉以備文

命也眾父卒

杜眾父公子益師字公亦與小斂故不書曰禮卿佐之喪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

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

則小斂焉死生皆榮之故書日以示恩寵之隆觀其所寵與所不寵君之賢不肖亦可從而知矣杜注未悉傳意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杜戎狄夷蠻皆氏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

陽縣東南有

安毛奇齡云春而不王何也例凡書月則書王不書月則不書王月

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常潛常

潛二地名常為居常與許之常潛即此潛也夏五月莒人入向

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安顧炎武云於欽齊城言今沂州西

也將卑師少稱入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註南一百里有向城鎮桓十六年城

於向杜氏於宣四年解曰向莒邑東海承縣向城遠疑也按春秋向之名四見於經而杜氏解為二地然其實一向也先為國後并於莒而或屬莒或屬魯則

以攝乎大國之間耳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尤遠惟沂州之向城近之無駭師

師入極杜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

唐杜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案杜作長歷上不考於三代之法下不原於漢魏之制特據經傳所書日月推算以

為之有不合者輒斥為誤千載遺經篆變為隸固不保無魚魯之譌然讀書之法疑

以傳疑而作無誓之歷以斷割經傳可謂無九月紀裂繻來逆女杜裂繻

夫傳曰卿為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冬十月伯姬歸于杜紀大

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杜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

紀杜無傳伯姬魯女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杜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十有二

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天子

不書葬例安衡案元年傳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在三年註是仲子以夫人之禮歸於魯矣仲子既為夫人桓其所生也故雖少

乎立為天子傳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夫少是也杜固執諸侯不再娶之說謂桓

未為君仲子不成為夫人然惠公娶為夫人春秋不得不從而稱夫人故據實直書

而再娶致禍之源自見其義精矣三年傳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仲子稱夫人矣而

不言葬者元年傳云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此亦公不臨故不書葬耳傳不釋稱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杜許其脩好

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莒子娶季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

還杜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安衡案杜注即傳解經之例

通之全註傳備其事察文則是非足以為我他皆放此註也此能窺其一斑而不能

書何也司空無駭入極費公父勝之杜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季父

極故傳於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

為君逆也父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安衡案子帛裂繻字以為

上也然則復脩戎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治元年取

好善之可知矣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杜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

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

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

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安惠棟云推三月庚戌天王崩杜周平王也實

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註合己巳朔

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

四月辛卯君氏卒

杜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

秋武氏子來求賻

杜武氏

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杜稱卒者略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

又十有

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杜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廬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癸未葬宋

穆公 杜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諡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安衡案魯稱薨諸侯稱卒猶魯君生時稱公諸侯稱侯上注所云略外以詳六年注丙是也若惡薨名而書卒則諸侯死始稱公而魯則生稱之是以諸侯之死稱施之生君也其可惡更甚於薨名矣何為不亦避稱侯也諡則與內辭無別者彼既易名以告我我不得不從而稱之禮宜然也若其非禮彼雖易名我不肯稱之春秋子吳楚而不書其葬是也杜以婦女之情說聖人筆削之法謬甚又案經書天王崩而不書其葬是魯不使卿送葬也又致令武氏之子來求賻不恭甚矣而宋則使大夫會葬屬辭比事其義自明故傳不具釋耳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

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

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杜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

謂及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

不書姓 安衡案母以子貴隱公見為魯君而令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

為公故曰君氏 杜不書姓辟正夫通此義及按此以解彼所以彼此俱謬也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杜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

王貳于虢

杜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

安沈彤

忽為質於周

杜王子虎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

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

杜王子虎

王崩周人將界虢公政

杜周人遂成

四

杜平王本意

四

月鄭祭定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杜四月今二月也秋今

言取者益艾踐之温今河安傳遜云麥禾雖未熟軍中豈無別用蓋為牧圍用取

內温縣成周雒陽縣也註禾在秋或既可食矣取者刈取之也非蹂踐之也馬

宗肆云此傳用夏正之證賈公彦周禮疏云周雖建子為正及其行事皆用夏之正

歲衡案禾穀在野之總名其種有以五六月孰者我鄉黃梁以五月孰謂之夏梁與

秋梁平分種之此取周禾蓋亦其類也四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在

九月衛人殺州吁之前云取其禾而還則必有所用之不徒蹂踐之可見當時亦有

以夏正五六月孰之禾矣麥則未聞有以二月孰者傳云蓋為牧圍用是也周禮時

令之書故用夏時取其便也然周既改月與時矣故亦書正月之吉以示時王之制

其餘用夏時者時而不月何則時王所重在正朔而四時則從月而移其義稍輕雖

稱前代之時不以為非故春秋書春王正月而不言王春正月此時令之書所以時

而不月也宋儒據此遂謂周改月而不改時而馬則移周禮疏以說此傳為用夏正

之證不知著書各有體不可彼此移就也且元年經曰春王正月傳加一周字釋之

曰春王周正月其為周正建子之月審矣夫正可既用建子自二月至十二月

經傳皆順次書之豈有正月獨用建子而餘月用建寅之理哉可謂強說矣周

鄭交惡杜兩相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知而行要之以

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杜谿亦澗也

小渚也蘋蘩温藻之菜杜蘋大萍也蘩藚安陸祭云毛是謂蘆亦水草

毛草也潢汙行潦之水杜潢注潢汙行潦之水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杜羞進而况君子結二國之

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杜通言盟約彼此風有采繁采蘋杜采蘋

詩國風義取雅有行葦泂酌杜詩人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安衡案

於不嫌薄物也葦葭也道上生葭牛羊必踐履之今愛養而昭忠信也杜明有忠信之行

成之義亦取於不棄微物故序云行葦忠厚也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

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杜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寡人弗

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安衡案靈先君若問與夷

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

群臣願奉馮也杜馮穆公子安衡案云群臣者言眾公曰不可先君

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

賢杜言不讓則

安衛案德恩也謂宣公舍其子而立已言先君使已嗣位以為賢也今棄其恩不讓先君之子則非賢是廢先君所以舉已

也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

杜先君

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

使公子馮出居于鄭

杜辟殤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

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

夫

杜命出於義

安正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棄其子今穆公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

其是之謂乎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白祿是荷

杜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

則殤公宣受此命宣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

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

安沈彤云引商頌美宣公與

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非所謂百祿是荷者解非衛案此斷章取義命字當與上命以義之命一例看之受命也謂穆公命命人也謂宣公杜讀宜為義是也言受命者與命人者皆義故能荷天之百祿也百祿是荷謂上文其子饗之則此及殤公矣君子善兄弟叔姪相讓以義故引商頌而美之殤之不終乃天也非此所宜論杜沈皆嫌於殤不終所以

不通也引詩取咸宜之義耳不

必以殷宋後指稱商頌也注鑿

杜盧盟

秋前盧齊地今

安惠棟云兩國有前好而會盟者謂之脩好亦謂之尋高誘戰國齊北盧縣故城

讀如尋溫之溫哀十二年傳云若可尋也亦可寒也賈逵曰尋溫也衛案惠說是也

言尋是尋脩之別也蓋補闕曰脩

故用之好溫冷曰尋故用之盟也

杜既盟而遇大

十二月無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杜得臣齊大子也

位故常

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杜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

處東宮

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

杜陳今陳

桓公莊姜以為已子

杜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為

公子州吁嬖人之

子也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諫曰臣聞愛

杜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為

子教之以義方

杜石碻衛

安馬宗璉云王符潛夫

弗納於邪驕奢

淫泆所自邪也

安衛案自由也邪僻之起

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

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杜言將立為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

寵而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杜此如

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安正義釋言云矜重也馬宗璉云說文云矜目有所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

驕則不能降其身降其身則必憾憾則不能止其所欲為此凡人之情也故云鮮矣察其目有所恨而止不敢為是矜有忍意爾雅矜重也重當訓難難為之即說文目有所恨而止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杜杜以為自重舛矣

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杜臣行君去

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

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杜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杜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

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

戊申

衛州吁弑其君完杜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宣四年

者傳文更無褒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略耳衛案元年經鄭伯克段于鄆傳云段不弟故不言弟下經秋鞏帥師傳云疾之也然則經母弟不言弟庶子不言公子皆

稱之也州吁之罪遠軼於段與鞏故經貶之不稱公子傳不釋州吁不稱公子而釋鞏去族舉輕以明重也是謂不傳之傳孔未達此義耳

夏公及

宋公遇于清杜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

侯蔡人衛人伐鄭杜公子鞏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因請強君以不義也諸

事之體他國可言其人而已國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九月衛人弑州

為異也鞏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

吁于濮杜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

賈逵曰濮陳地杜本賈服也而係以水名乃說文濮水出濮陽南入鉅野鉅野為魯地水經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東至濟陰句縣為新溝又東北過廩丘縣為濮水然則陳無濮水矣哀二十七年齊陳成子

救鄭及濮自齊至鄭須涉濮水亦非陳地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杜衛

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眾故不書

安衛案成十八年傳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竊曰復入予嘗疑此傳有誤謂歸順辭婦人謂嫁曰歸言猶歸其家也又婦嫁必有
逆之者亦國逆曰歸之類也入逆辭春秋之例勝其國邑而不有其地曰入故入者
內必有禦之者二者雖事殊歸入之為順逆則同矣唯內禦之故必有納之者然後
始能入我往而逆之故彼來歸於我且詳傳文復其位曰復歸蒙上句國逆而立之
之文以惡曰復入蒙上句諸侯納之之文則歸復不當錯出若改傳文作國逆而立
之曰歸諸侯納之曰入字義極穩而歸復歸入復入於文又順因編考經傳桓十七
年蔡季自陳歸于蔡閔元年季子來歸傳皆云嘉之也嘉之也者非國逆而何而季
子則閔次于即以待之是逆之最彰彰者也桓十一年突歸于鄭蔡仲以歸而立之
雖宋人劫之廢立之權在仲則亦國逆之類也莊十二年赤歸于曹傳不言其所以
歸考之經曰曹羈出奔于陳而是句承之猶桓十五年突奔而忽歸羈蓋曹世子國
人逐之而逆赤也成十五年宋華元自晉歸于宋魚石止之河上也十六年曹伯歸
自京師曹人請之晉也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魯侯雖請王及晉侯衛侯懼元
不敢歸周微治塵殺咺然後始歸蓋周治之徒告咺死以逆之也昭十三年楚公子
比自晉歸于楚叔向論之曰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是歸入無所屬矣然比因四
族與五邑之民故亦從國逆之例也定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則韓魏請之矣雖晉
人不嘉焉猶之國逆之也獨昭十三年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事皆出于楚
意似與成十八年傳合然細釋傳意則亦不然陳蔡之復發於觀從而成於朝吳從
之言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國人從朝吳之言以成其謀蔡既復矣勢不得不復陳
二國之情大可見也聖人原其情且不與楚專封故書曰歸襄二十三年陳侯之弟
黃自楚歸于陳傳明言楚人納公子黃是諸侯納之曰歸矣然黃之在楚二慶謂之
也及二慶見殺君子論之曰不義不可肆然則國人之惡二慶而閱黃審矣傳云楚
人納之者蓋依其跡而言之以釋聖人取情而略跡之義耳依是諸文是國逆曰歸

也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傳云納惠公也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
衛六年入者即五年所納也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齊析歸父載
之藩以納諸曲沃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鄭伯突入于櫟傳曰公會齊侯于艾謀
定許也又曰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鄭伯自外入能殺檀伯雖曰因櫟人
外必有助之者矣十六年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傳云謀伐鄭也至四月諸侯遂
伐鄭則許叔齊魯納之鄭伯魯與宋衛陳蔡納之也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傳曰自
莒先入則莒人納之矣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昭二十一年宋華向定十二年晉趙
荀范之各據其邑以叛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外不納之內不逆之而皆書曰入者入者逆辭也莊九年公伐齊納于糾文十四年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唯不受也故伐之而又有弗克納者焉夫九臣之據邑以
叛其君夫人而憎之豈有受而逆之者哉故聖人比而例之雖無納之者亦書曰入
蒯聵之入于衛亦從此例也昭六年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
是諸侯納之曰入之明證也以上諸文以國逆解之無一可通況內不受伐其國而
納其君而以自歸為文有此理乎故納之當曰入不宜曰歸也此經不言歸者書曰
衛人立晉國逆既明故不言歸耳後生淺學敢議古典極知僭妄無容
然心所謂否不敢隱焉自謂忠之屬也謹書所見以質諸後之君子云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
衛人來告亂夏及宋公遇于清
杜宿盟在元年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

馮出奔鄭
安衛案三年傳穆公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而此云出奔者使出居於鄭穆公臨死之命而馮不從冀群臣奉已及殤公即位心懷危懼

不得已而出奔傳各據實而書之也

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

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

杜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杜害謂宋公子馮

君為主敝邑以

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

杜言舉國之賦調

宋人許之於是陳蔡

方睦於衛

杜蔡今汝南上蔡縣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

杜衆仲魯大夫

對曰臣聞

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杜亂謂阻兵而安忍

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此和民即上文和其民則以亂謂伐鄭阻兵而安忍自謂州吁性情之乖戾與亂字不相涉

安衛案上文云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

絲見棼緼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安陳樹華云文選西征賦注引杜注阻恃也又辨七論引傳文并注同衛案阻嶮也阻

兵者以兵為阻使人不得逼己也故杜引申訓恃耳正義云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阻恃益用注語則此傳本有注今本脫耳杜以阻兵為亂正義敷暢其意故云阻恃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

諸國之兵如傳意則阻兵之兵即三年傳好兵之兵非諸國之兵也

濟矣

杜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

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

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

杜乞師不註書非卿

安衛案凡赴告乞請非卿亦書之此不書者

公辭之不成其為乞耳

公辭之

杜從衆仲註之言

羽父請以師會之

杜羽父公

公弗

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

禾而還

杜時鄭不註車戰

安衛案鄭亦用車師但諸侯之師特敗其徒兵故云敗鄭言敗鄭師足矣不必言徒兵也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

杜石子石碯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

石子曰

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

安衛案桓公未死註石碯不應稱其

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福小老夫耄

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

杜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註老自謙以委陳使因

其往就

安顧炎武云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夫衛案三年傳桓公立乃圖之

注老故稱老夫也石碣既自稱老夫又訓耄為八十是牀下安牀矣當訓昏忘傳曰老將智而耄及之是也即如字君大事恐陳人不敢故云取即圖之杜訓即為就蓋謂就其館而圖之迂矣

陳人執之而請

泣於衛

杜請衛人自臨討之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泣殺州吁于濮石碣

使其宰孺羊肩泣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碣純臣也惡州吁而

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杜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注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

之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杜公子

書曰衛人

立晉眾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杜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注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

杜成仲子宮安其主而注祭之惠公以仲子手

師此史之常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杜成仲子宮安其主而注祭之惠公以仲子手

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諡因姓以名宮

安衛案惠公元妃孟子孟注子先子既祔於祖姑矣

其祭亦必以孟子配惠公以夫人之禮再娶仲子不可復祔於祖姑亦不可祔於妾祖姑其祭又無所配故特為其廟以祭之大禮一失事皆有礙經據實而書之所以深貶非禮也

邾人鄭人伐宋

杜邾主兵故注序鄭上

螟

杜無傳蟲食苗心注者為災故書

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杜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注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宋人伐鄭圍長葛

杜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臧僖伯公子彊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

安正義劉炫云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

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衛案劉謂講大事謂講習兵事是也杜據成十三年傳以大事為祀與戎宗廟之禮豈亦因田獵而講習習與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杜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

安釋文度待洛反一音如字衛案度待注洛反是也講事以度軌句取材以章

物句軌法也即下文所云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及坐作進退擊刺之屬是也量度多少也既云度軌因又釋軌義言預量多少以定其制謂之軌也物謂車服

旌旗凡器械之屬凡此諸物貴賤有等辨有其色采色也故云采謂之物
章之者所施得宜望之使入彰然辨其貴賤等級即下文昭文章是也 不軌不

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杜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故春

蒐夏苗秋獮冬狩杜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

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杜各隨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杜雖四

室時令之書用夏時此又一證也凡傳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杜雖四

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飲於

數車徒器械 昭文章杜車服明貴賤辨等列杜等列順少長杜出

及所獲也 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杜俎祭宗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杜謂以飾法則公不射古之制也安惠

云此指祭祀射牲夏官射人云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衛案或因公

不射之文有爲以弓矢射魚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者是固妄說惠因駁之以爲

祭祀射牲然臧僖伯專論田獵之法此文又承鳥獸之肉而忽說宗廟射牲不倫甚

矣況獸畜自別古人未嘗紊其名惠混而一之非也僖伯意蓋謂公雖田獵所射亦

有定法不敢妄發况觀魚其不可甚 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

矣故下以山林川澤之實承之也 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杜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言取此雜猥

諸侯之 公曰吾將略地焉杜孫辭以略地略總攝巡行之名遂往陳

所親也 魚而觀之杜陳設張也公大設安衛案陳列也魚漁通陳列

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杜矢亦陳也棠實安

衡案釋例云棠舊說以爲魯地是也傳云遠地謂其去曲阜遠耳且當時天下漸亂

矢魚於他竟非魯侯所能爲僖伯之諫懇切詳悉無所不至果係他竟不容不一言

及之杜以方與縣非魯竟而又有觀魚臺斷爲他竟耳然異地同名者天下何

限而因名僞撰事跡者世多有之未可以晉時武棠亭斷爲隱公矢魚之地也 曲

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杜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

在廣平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杜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

襄國縣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杜有州吁之

不書傳具其事爲後晉事張本曲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杜有州吁之

乃葬傳明 四月鄭人侵衛牧杜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

其非慢也 左傳卷之二 卷之一 十六

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
安惠棟云詩靜女云自牧歸美
以報東

門之役杜東門役衛人以燕師伐鄭杜南燕國今鄭祭足原繁洩

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安顧炎武云子元

昭十一年申無字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別是一人

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蓋莊公在時既以櫟為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

吾之屈故厲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曼伯則為昭公守櫟者也九年公子突請為三

覆以敗我桓五年子元請為二拒以敗王師固即厲公一人而或稱名或稱字耳合

三事觀之可知厲公之才略而又資之以巖邑能無篡國乎衛案顧說是也突出貌

詩曰突而并令元首也古人名字相配厲公名突蓋取首出萬物之義故字之曰子

與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虐制人杜北制鄭邑今河南成六月鄭二

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杜二公子曼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

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杜春翼侯奔

光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杜邾國也東平剛父九月考

仲子之宮將萬焉杜萬舞公問羽數於眾仲杜問孰羽對曰天

子用八杜八八六諸侯用六杜六六三大夫四杜四四一士二

杜二二四人士安義何休注如此服虔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四

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蘇軾云宋書樂志文帝元嘉十五年給彭城王義康舞

伎三十六人大常傳隆以為左傳諸侯用六杜預以為三十六人非是舞所以節八

音故必以八人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若如預言至士止有

四人豈能成樂服虔往左傳與隆同襄十一年晉悼公納鄭女樂二八以一八賜魏

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隆言是也衛案傳文承此句云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也故自八以下自用也言以八人為列降殺以兩也變用言自者避天子用八之

文也若人數如其倫數則諸侯以下與八不相關杜注自八以下云唯天子得盡物

數故以八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然眾仲言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不言天子

諸侯異其義且諸侯以下之樂亦各有八音若不敢用八則其舞不須節八音邪杜

為此說者蓋嫌於行八風非諸侯以下所能耳不知此說八人為列之義備數既減

則無嫌於諸侯以下亦能行八風服虔是也而後儒多從杜注者其意謂舞位宜方

且士而用十六人力不能給今考之他經凡喪祭之事卿大夫猶假公工而況士乎

天子官縣諸侯軒縣大夫東西縣縣位既殊則舞位亦必有不同者矣古樂崩壞唯

當徵於傳文不容以臆度而懸斷於千載之下也陸榮謂士有功賜用樂斯語於禮

經亦未有考案眾仲云士二則古禮為然不必待有功賜之但國之大事在祀與我

雖士大夫亦然蓋士有廟者得舞以祭祖禘其無廟者則無所用之然則此士謂元

士有廟者也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杜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

音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

五經音義 卷之一

八方之風手之舞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節故自八以下註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註為列諸侯則不敢用八註公從

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註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註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

之廟詳問眾仲眾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

尼美之故書曰初獻六羽初云者正從前用八佾之僭所謂婉而成章是也丘明知其意故變六羽言六佾與八佾相對使人易喻若唯用之仲子之宮經當書獻六羽

不必言初而傳亦不必詳釋之也杜見論語八佾舞於庭之文而經不書復用八佾故謂他廟仍用八佾耳然季氏舞八佾在此傳二百三十年之後其間禮樂崩壞不

可枚舉雖隱公一旦正其僭後十一公中復僭用八佾可意推耳經既書初獻六羽以美正從前之失則其復用八佾之失不言可知故不書耳春秋期於明道是非已

明則不復書杜以後世史法視春秋謂後世復用八佾孔子當正其主名而經不言復用八佾故云唯仲子廟用六佾疎矣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註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鄭人以王

師會之註杜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註杜郛郭也東門

宋人使來告命註杜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

何及對曰未及國註杜問責窮辭安陸祭云責窮辭者蓋謂責以必窮之辭耳此文晦澁或有脫誤顧炎武云

杜解非人情故云使者未知公之聞入郛諱之不以實告衡案杜意蓋謂故意問責使者以窮其辭陸以問字句故疑有脫誤耳然注實非人情顧說得之

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註杜為七年公伐邾傳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

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註杜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安顧炎武

也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註杜加命服之策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

入郛之役也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註杜和而不盟曰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

艾註杜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秋七月註杜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故此

冬宋人取長葛註杜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安趙翼云春秋周正經據魯用周正故傳特解之曰春王周正月傳記他國事即用其正故經傳時月往往不同此宋用殷正殷九月即周十月也故經據魯正書冬傳據宋正書秋也

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衡案春秋之時周室雖衰名位未改豈有列國不用周正之理哉宋用殷正凡傳記宋事當盡與經違一月今其不然何哉趙以宋殷後也故云用殷正杞夏後亦用夏正邪及他諸侯用夏殷正者夏十一月行事於其國為今年於魯為明年天下時月參差不同把史筆者豈能為記載之體哉戰國之時猶無此謬而謂春秋有之邪趙說妄甚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

杜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使者失辭公怒而止愈宋則欲厚鄭也來渝平者不果成也范甯注春秋前魯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與鄭平四年翼與宋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左氏桓元年傳曰公及鄭伯盟于越日渝盟無享國渝盟之渝即渝成之渝則此傳更成亦謂改更前成義與穀梁同蓋

狐壤戰後魯與鄭成事在春秋前傳雖不言因文推之可知矣杜據十一年傳與鄭人戰于狐壤之文謂狐壤戰後魯鄭交惡至此知魯侯忿宋故來變前怨以成魯侯

忿宋使在五年九月鄭人未必聞之即聞之特忿宋使耳未嘗與宋絕鄭莊雄傑未遠忘輩求伐之怨而冀其與己平也況桓元年傳渝盟無享國因此傳渝成而為辭

傳意甚明注非也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

杜翼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

之鄂侯 杜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也 翼別居鄂

馬宗璉云郡國志河南絳邑有翼城詩譜言晉穆公遷都於絳暨孫孝侯改絳為翼為晉之舊都鄭元泂水注詳言之惟鄂地未詳世本云唐叔虞居鄂宋忠曰鄂今在大夏案大夏在晉陽縣唐叔始封之地史記晉世家晉哀公九年曲沃武侯伐晉侯于汾旁虜哀公是鄂地在汾旁之證計其地去晉故絳都亦不甚遠故鄂侯之子仍號為翼侯亦鄂近翼城之一證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杜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杜成猶陳侯不許

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 杜五父陳陳侯曰宋

衛實難 杜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 安衛案先是宋衛數伐鄭陳侯恃之

暇禦之何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

能從自及也 杜從自及也 安陸繁云昭三年傳注從自及也王引之云從自及也

自害而已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譌為從衛案從心雖欲救之其將

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杜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

焚原野不可鄉邇 安王念孫云杜讀易為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

註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

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謂延種于新邑也秦
策曰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謂禍之相
延亦如疫厲其猶可撲滅杜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杜周任周大夫曰為國

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艾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

殖則善者信矣杜艾川也夷殺也安陸繁云徐鍇云積之高曰崇阮元云

鄭司農注引傳文並作蕪蘊俗字秋宋人取長葛及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糶於

宋衛齊鄭禮也杜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杜桓王即位周鄭交惡王不禮焉周桓公

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周來地扶風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既杜既至

況不禮焉鄭不來矣杜為

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

五年諸侯從
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杜無傳叔姬伯姬之姊也至是歸者

安萬斯大云以叔姬為伯姬之媵左傳無文蓋注家見二年伯姬歸紀今叔姬又

歸而伯姬尚存遂以為待年之媵愚以為非也然則叔姬安歸也紀季也何以

知之于後歸鄭知之既歸季入齊盡即從曰五廟未定存亡未卜故反魯以待鄭

定而後歸從一而終也春秋於其卒葬再書紀叔姬雖魯之弔贈有加亦幸紀之猶

存也若為伯姬媵則姬與季嫂叔也嫂叔不通問推而遠之又何可歸乎穀梁於此

謂逆之道微故不言逆陸淳辨之曰不言逆者大夫自逆常事不書也啖助亦云但

言歸不言逆知自來逆也是亦不以媵矣衡案時紀季為大夫未為鄭君凡魯女

嫁外大夫例書來逆莊二十六年皆慶來逆叔姬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是也未

有書某姬歸于某者降嫁之文固宜如此也况嫁其大夫而書曰歸于紀不指其主

名恐非聖人書法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於陳人之婦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夏

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則姪媵不與媵俱行者婿家不

復逆之女父使人送之故此經亦不言逆萬說似是而非

滕侯卒杜傳例曰不

盟也滕國在沛夏城中丘杜城例在莊二十九年齊侯使其弟年

來聘杜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

秋公伐邾冬天子使凡伯來聘杜凡

我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杜我鳴鐘鼓以伐天子之

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左傳卷之

卷之一

伯敗者單使無眾非戰陳也但言以歸安萬斯大云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註好先需據之以為天子聘諸侯之禮今

考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觀遇會同下承殷類實指王見諸侯與見諸侯使為文則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諸侯也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

然而天子使諸侯亦有之矣大行人又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是也非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儀禮所載聘禮邦交之聘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列國

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戎起大衆伐其師而執之與鄭伯伐取宋蔡衛三師于載相似彼主取師故書伐取此主執

凡伯故書以歸不言執言以歸殊王臣也諸家多言一人而曰伐若凡伯止一人踽踽獨行然何夢夢也顧炎武云楚丘衛地非也其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則是也春

秋時為曹地齊召南云城武依漢志晉志作成武阮元云宋本岳本作成武與水經注所引合衡案小聘曰問天子使諸侯不言聘而言問者使卑而禮又略於諸侯也

凡伯王卿而來聘魯國戎又伐之於途以歸傳曰屬事比辭春秋之教也仲尼據實書之而周室君臣失禮自致卑弱之意自見矣故傳載凡伯所以致禍以釋之不言

聘諸侯非禮者其義本明不待釋也凡伯有衆故曰伐事發於不意其衆不及陳故不言戰曰伐曰以歸其敗而執之審矣故省文不言敗與執鄭風曰城于楚丘是楚

丘衛地顧據出廬于曹之文以楚丘為曹地不知曹亦衛邑與楚丘相近若是曹國衛人新敗渡河安能廬其地以安聚其民哉城岳本宗本作成是也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夏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亮則

赴以名杜盟以名告神故亮

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

杜告亡者之註終稱嗣位

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

安衡案本或脫稱字阮元云石經宗註本岳本足利本終下有稱字是也

謂之禮

經

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

此二句他

安衡案禮經猶言禮之大法禮本於安民結盟所以安民也故繼好息皆放此註民謂之禮經杜以禮經為周公所制之凡例今考之經傳凡例有依

先王之典者焉有出於仲尼新章者如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先王豈設此典以開弑逆之源哉蓋周室東遷之後臣弑君子弑父無國無之而為之君

父者亦有以致之仲尼脩春秋舉先王之道以律之其君無道也乃稱君以正之曰此非所以為君之道也然後世主知為君之道矣以此推之其出於仲尼新章審矣

說又互詳於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

也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杜艾盟在六年杜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

使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安衡案六年鄭人來攻更前成註而宋與之盟公雖未絕宋憤

釋經書伐邾也如杜注魯既與鄭平而今鄭與宋盟可因鄭以親宋未足深懼何速

為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杜朝而發幣於公卿如註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安王引之云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註也周語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魯語賓發

幣於大夫義並同衡案賓問主國卿大夫有幣所謂發幣也主國卿大夫請饗之家請之賓詳見於儀禮聘禮

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我伐之千楚丘以歸杜傳言凡伯所以見伐陳及鄭平杜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

陳五父如鄭泣盟杜泣臨也壬申及鄭伯盟歆如忘杜志不在安

正義云服虔云如而也臨歆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惠棟云說文引云歆而忘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已志洩伯安知其忘而譏之是固然然服

衡案正義載服說而駁之曰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歆者自誦之何繼之云言不精也則亦謂志不在於盟載之辭耳杜讀如如字義亦可通但歆血者

為信載辭也如忘歆血不若歆而忘載辭之精當正義云如似遺忘物是既非注意又遺服注言不精也四字而獨駁其忘盟載之辭非也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杜洩伯鄭鄭良佐如陳泣盟杜良佐鄭大夫

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杜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皆

傳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杜以忽有鄭伯許之乃成

昏杜為鄭忽失齊昏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杜垂衛地濟陰句陽

於王故無月不言王所謂我猶及史之闕文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杜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

琅邪費安衡案鄭伯私易泰山之邑茂王謀利故去使者之氏以賤之使使者即縣東南註賤鄭伯亦以賤魯也故傳釋之曰不祀泰山也言鄭伯不祀泰山故去

其使族以賤之傳意甚明杜云未賜族疎矣庚寅我入祊杜桓元年乃卒易初田知夏六月

己亥蔡侯考父卒杜無傳襄六年傳曰祀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

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註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

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辛亥宿男卒杜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

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

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註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

宜有所異同亦或丘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秋七月庚午宋公齊

侯衛侯盟于瓦屋杜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八月葬蔡宣公杜無傳

而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杜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

速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螟杜無傳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杜公不與小

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族故不書氏

族故不書氏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杜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

先相見杜宋敬安衛案宋衛同伐鄭至七年秋宋獨與鄭平衛人益不平宋

幣請二字其意自明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杜犬丘垂也安衛案垂後

傳舉今名使人知垂為今犬丘凡經傳異名者後皆放此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

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杜成王營王城

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

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

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安衛案鄭釋泰山之祀而

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註祀而祀周公則魯亦廢

周公在許之祀矣鄭蔑王魯輕祖其罪維均而經傳皆以鄭為文者夏統公急

父始作卿士于周杜周人於此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

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

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杜鍼子陳大夫禮逆婦

註必先告祖廟而後行

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安衛案士昏禮無告祖之文是以此傳諸說

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註紛然賈逵以三月廟見為告祖鄭眾以配

為同牢食祖為後祭祖鄭玄以祖為被道之祭正義駁之是也夫婚姻合二姓之好

以繼祖宗其禮甚重不容不告祖蓋告祖在親迎前日納吉卜之祖廟則先祖亦既

知而許之矣今之告蓋特告將親迎其禮必略故昏禮不言也此傳遂承七年傳乃

成昏之文則忽自王所如陳矣必不得先告祖將配宜先告祖鍼子送女至鄭見忽

先配而翌日告祖故譏之耳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

門之役禮也杜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八月丙戌鄭伯

以齊人朝王禮也杜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指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

安衛案平諸侯朝王所以敬上而安民也禮以敬上安民為本齊侯平宋衛于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杜二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又齊

侯使來告成三國杜齊侯冬來告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

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杜鳩集

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杜

立有德以因生以賜姓杜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安王充云因其所生賜姓之姓也若夏吞薏苡

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子氏周履大人跡而生則姓姬氏衡案舜姓姚初居媯汭周武王因賜胡公姓媯合王杜二說賜姓之義始全昨之土

而命之氏杜報之以土而安陸榮云周語昨以天下韋昭曰昨祿也此云昨元云文選陸士衡詩注引昨作祿土上有以字案昨諸侯以字杜諸侯位卑不

者祿之俗衡案土上有以字似是疑今本誤脫耳諸侯以字杜諸侯位卑不

臣因氏其為諡因以為族杜或便即先人之安孫志祖云禮記檀弓魯哀

王父字為諡因以為族杜諡稱以為族安公誅孔子鄭注云誅其行

以為諡也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明用左傳此語又云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犬夫

或因字為氏傳云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為展氏是也史記五帝本紀集

解引駭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為氏氏乃諡字轉寫之誤衡案諸侯以字為諡孔子

字仲尼哀公諡之曰尼父是也因仍也既以字為諡仍又以為族也羽父請諡與族

故眾仲言諡族皆用字之義非謂即用無駭之諡以為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其族也杜欲以字諡分屬於氏族字字絕句謬甚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杜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公命以字為展氏杜諸侯之子稱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安陸榮云劉敞曰此說非也無駭真公子展之

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杜孫當其繼大宗也賜氏久矣何待死而後賜

之哉且禮云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非謂死而後氏之也然則無駭固公孫羽父

請族者為無駭之子請也若公孫之子死然後賜族則無駭為終身無氏矣今案劉

說得之中井積德云公子展無旁證恐訓詁家之杜撰矣且既曰公子展則展是名

非字傳遂以展為無駭之字理或然衡案經再書無駭皆不書氏是無駭終身無氏

矣公子之孫以王父字為氏禮有明文但當時禮制廢壞魯亦不知有此禮觀公問

於眾仲可見矣然人未有不稱氏者無駭既不賜氏蓋生時稱公孫後世有公孫氏

者蓋其類也仲尼脩春秋以其非禮削而不書耳無駭公子展之孫杜蓋據世本而

知之但當作公子子展以子字重出誤脫一字耳如今本展之為名誰不知之傳云

公命以字為展氏杜豈不知而舉王父之名以實之哉若以展為無駭之字是直以

父字為族矣謬妄可笑又案上文云請諡與族而此云為展氏是氏族同也然對文

則別如季孫孟孫叔孫是氏也而同稱三桓是族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杜無傳南季天子大安衡案足利本石經

本或作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杜三月今扶卒杜無

本或作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杜三月今扶卒杜無

本或作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杜三月今扶卒杜無

本或作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杜三月今扶卒杜無

本或作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杜三月今扶卒杜無

本或作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杜三月今扶卒杜無

本或作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杜三月今扶卒杜無

三日以往為霖

杜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

平地尺為大雲夏城郎書不

時也宋公不王

杜不共

安王念孫云諸侯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經傳言王有謂朝者焉有謂聘者焉有謂世見者焉有謂共事職者焉當時諸侯多不朝於王不應獨以不朝伐宋故杜云不共王職其說未可非鄭伯為

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邪之役怒公不告命

杜入

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

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杜邾

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更告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

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杜徒步兵也

公子突曰使勇

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

杜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

君為三覆以

待之

杜覆伏

我輕而不整負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

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

杜逞

逞解

安林堯叟云逞快也焦循云逞訓解本方言也杜於他處逞字皆訓快也此訓解者成二年臧宣叔言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但能備難無所

為快故亦以解訓之以為可以解免齊楚之同我也此北戎侵鄭鄭伯患之則公子突以為可逞亦以為可以解免北戎之患也衡案得心所欲謂之逞傳曰群不逞之徒乃群不逞心所欲之徒也凡人得心所欲則其心快訓快是也知難而有備臨難可以得心所欲故云乃可以逞先者速奔後者不救我可以得心所欲故云乃可以逞二逞訓快極為穩當

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

杜祝聃

夫東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杜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我而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東戎師殪死也

我師大奔

杜後駐軍不

安衡案此注不可通疑

人之前遇覆者奔是我先隊既奔矣而此又云戎師大奔是後隊亦奔矣故杜解之云後駐軍不復繼者今本者誤也遂不可讀

十一月甲寅

鄭人大敗戎師

杜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

衡案公子突雄傑又居巖邑遂使昭公不立傳原鄭亂所由起故詳記之耳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杜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

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杜公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

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鄆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

安衡案傳明言羽父先會齊侯則鄭伯則翬所會者二國之君

會伐聯文則其伐宋亦與二君俱矣而經書人者先期與魯臣伐宋所為輕易不類人君故貶而稱人傳欲明經意故改擊書羽父改齊人鄭人書齊侯鄭伯意謂經不獨罪擊并貶齊鄭二國之君提耳亦勤矣而杜猶不喻謂齊鄭更使微者從之何其夢夢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菅宋地辛未取郟辛巳取防杜鄭後至得郟防二邑

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郟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

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杜三國伐載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有載

安釋文載音再字林作載云故國在陳留阮元云陳樹華云昭廿三年正義引亦作載石經初刻作載後改載傳文同案作載與釋文合公羊穀梁同此本正義並作載是也衛案釋文載亦誤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安衡案為師期未必須盟此因書會而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鄭魯地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杜言先會明非公本衡案傳并釋齊鄭書久杜不能通傳意故解經齊人鄭人為微者

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安衡案五月齊侯鄭伯與羽父伐宋此時在候鄭伯之會十一年傳又云公會齊侯鄭伯伐許非別行會禮故經不書戊申在壬戌前十四日辛巳在壬戌後十八日戊申辛巳相距三十三日不得在一年中戊申當作戊午戊午壬戌前四日據此傳齊侯鄭伯先在宋地非後師期也杜解經齊人鄭人為微者又以此會為會盟之會故言後期耳

壬戌公敗

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

于我杜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

庭杜下之事上皆安惠棟云爾雅釋詁庭直也謂諸侯之不直者衡案下之事文不王宋公不共王職故云討不庭非討其不朝也直者提然故庭訓直是別一義注讀如字是也

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

之體也杜勞者叙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蔡人衛人鄭人

不會王命杜不伐也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郟猶在郊杜鄭師還駐

宋人衛人入鄭杜宋衛奇兵蔡人從之伐載杜從宋衛

八月壬

八月壬

成鄭伯圍載葵克之取三師焉

杜三國之軍在載故鄭伯命

宋衛

既入鄭而以伐載召蔡人

杜伐載乃

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杜言

取之 安衡案傳言兵勝在

易也 註和而不在衆也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 杜報入鄭也九月無戊

日冬齊人鄭人入郟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杜諸侯相朝例

夏公會鄭伯于

時來

杜時來邾也

安衡案凡燬澤燬陽之屬皆因燬水得名其流乍見

或作榮若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

榮皆非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杜齊殺書薨又不地

安衡案書薨諱國惡

許昌

凡公薨皆書地慎終也

傳三十二年書公薨于小寢傳云就安是也自此禮不行宦

官官安有矯遺命以行其私者甚焉至易國備聖人設禮以防患於未萌可謂深矣

夫人薨不地處內其常又無社稷宗廟之責也其不令終者公不地夫人則地之以

見其實非薨魯君見弑者三公唯桓戕於外故變文書薨于齊以罪襄公餘皆不地

夫人則僖元年書夫人姜氏薨于夷是也所謂機而顯是也傳既釋薨于小寢為就

安則不地者之非令終可得而推矣故具其實於序事中不復釋地與不地之義凡

經意可推者例皆如此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

杜薛魯國

安正義服虔云爭

侯曰我先封

杜薛祖奚仲夏所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

杜卜正卜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

杜庶姓非周

安正義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

異姓天揖同姓鄭玄云庶姓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

寡人

安王引之云爾雅曰在存也存問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頌五歲

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人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何昭二十八年傳曰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並

同此 義 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

安惠棟云爾雅釋器木謂之度亦

爾雅釋器注引傳度作劇衡案爾雅云象謂之楛角謂之鬻犀謂之割木謂之剡玉

謂之雕郭注云皆治樸之名則說文訓判廣雅訓分皆分割之義也釋文度大洛反

益唐初本既作度陸

讀為量度之義非也 賓有禮主則擇之

杜盟載書皆先同

後 註姓例在定四年

安正義賈逵以宗為尊服虔以宗盟為同宗之盟孫毓以

註為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

三傳輯釋

二十七

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唯服之言得其旨矣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共獎王室未聞離逃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衡案詳味不敢與諸任齒之言正義是也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也君若辱貶寡人

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

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杜大宮鄭祖廟也公孫閱與

穎考叔爭車杜公孫閱鄭大夫穎考叔挾輶以走杜輶車也子都拔棘以

逐之杜子都公孫閱及大逵弗及子都怒杜

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杜傅於許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孤以先登杜登孤子都自下射之

顛杜顛隊服叔盈又以登孤登杜服叔盈周麾而呼曰君登矣

未免微誤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孤以先登杜登孤子都自下射之

杜周徧也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杜奔不書兵亂道

安衡案時魯攻許許人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杜不共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

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杜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

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杜借手于我寡人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杜父兄同姓群臣其敢以許自為

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杜弟共叔段也餽

元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

也佐吾子杜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于地杜以壽天其以禮悔

禍于許杜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無寧寧也

杜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無寧寧也

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杜註曰謁告也婦之父曰媾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杜註

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杜註齊以享謂之禮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

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杜註圍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

許西邊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實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

邑於此杜註此今河南新鄭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杜註

胤也杜註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

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杜註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杜註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

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杜註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行列疾射穎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

安正義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衛案行亦卒中之人一卒凡出一殺四犬雞不言使卒出一殺四犬雞者各使其長詛之

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杜註大臣不睦又不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

取鄆劉杜註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鄆聚西北有劉亭為邪之田于鄭

鄭人蘇忿生之田杜註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温原

在野王縣西南樊杜註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郟

輒縣西南有盟杜註今盟州杜註今州陘杜註在修武懷

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杜註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怨而

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聖不亦

三傳身單

卷之十一

三

寡杜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安衡案十二邑多在河北王室微弱力不

以自便焉傳言蘇忿生之田者原其始也若蘇氏叛王傳當言其人與事必不遠稱

為武王司寇者也杜云蘇氏叛王者據僖十年傳蘇氏叛王即狄之文也然僖十年

去此年在六十二年鄭息有違言杜以言語相違恨安釋文鄭音息本又作息阮元

之後此時未必叛也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杜息國汝南

北今汝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杜鄭莊不量力杜息國

親杜鄭息同不徵辭不察有罪杜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犯五不

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寡乎杜韙是冬十月鄭伯以號師

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杜入鄭在宋不告命設不

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杜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

將君命則記在簡策而已不得師出臧否亦如之杜臧否謂善惡得失也臧

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兩告乃書安陸祭云注臧而以下當在後不書于策之下轉寫屬此衡案易曰師

云雖及滅國也注互言本多作互告阮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竟

元云宋本淳熙本岳本作互言今從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杜大宰

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

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色耳衡案天子六卿大宰總政大國三卿而各有兼

職故雖不置大宰亦稱總政者為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杜授

大宰耳鄭康成云司徒兼冢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杜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

位公乎桓公而請殺之安衡案羽父請殺大子以求官賊心極矣隱公性緩禁

無斷者也公之為公乎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杜止狐壤鄭地鄭人

囚諸尹氏杜尹氏鄭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杜主尹氏遂與

尹氏歸而立其主杜立鍾巫安衡案尹本或作鄭非今從足利本唐石經

十一月公祭鐘巫齊于社圃杜社圃館于為氏杜館舍也為壬

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杜欲以弑君

註之罪如寫

三傳傳單單

卷之十一

氏而復不能正法誅
安顧炎武云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爾如司馬昭族成濟
 之傳言進退無據
註之類衡案有死者言寯氏之家有二死於兵者焉傳只
 三字序而不論而賊臣欺慢之心究
註杜桓弒隱墓立
 然如畫妙矣傳言此者釋經不地也
不書葬不成喪也
註杜故葬禮不成

左傳輯釋卷一終

